

·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 ·

王蒙 / 主编

呼

祁智一 著

吸



長春出版社

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

呼吸

祁智·著

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

呼 吸
祁 智 著

责任编辑:王占通

封面设计:庄宝仁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四平恒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张:19
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50 000

印数:1-10 120 册

ISBN 7-80604-633-X /I·136

定价:22.00 元

祁智,男,1963年8月生于江苏省靖江县西来镇,1983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,做过教师、科研员,坐过机关,当过电视台节目主持人、报社记者。现在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。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。1981年起发表作品,至今已有近百万字作品问世。



文库主编 王 蒙

选题策划 崔艾真

责任编辑 王占通

装帧设计 郝 莉

封面设计 庄宝仁

出版说明

《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》是我们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的一套高水准的纯文学创作丛书。时值世纪之交,我们出版这套丛书,有其非凡的意义。

《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》是以集束形式出版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力作。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,目前正活跃于文坛,文学未来世纪的辉煌无疑是属于他们的。长篇小说的创作,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实力的,因此,我们策划和出版了这套丛书。

《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》的编选原则是:入选作品在题材、风格、表现手法等方面,必须是有创新的,有时代感的,有震撼力的;必须是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,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准和成就的。

《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》展示精品,期待力作。

1998 年 1 月

【第一章】

午后。光线越来越昏暗，风一阵一阵地大了起来，屋顶的油毛毡被吹得啪啪啪响。贴地疾走的风被小屋的墙挡住，猛地一个回旋，把灰尘、树叶和废纸扬起，通过门窗灌进屋里。雷好像要有什么大动作，在远处运气蓄力，发出闷闷的响声。尽管气象台对午后有雨作了预报，但大家还是被搞得手忙脚乱。

许明在王玫要出门的时候喊住她。

“哎！”他说，既像在喊人，又像在叹息。王玫转过身看到许明斜躺在床上，手撑住脑袋，就像一颗即将发射的炮弹。许明直直地望着王玫。他想王玫应该看懂了他的眼神。王玫迟疑了一下，回头看看外面。由于视角的原因，她只能看到一小块天，压得很低的乌云向一个方向狂奔。风在门前又一个回旋，从远处吹来的垃圾随风快速转着圈子。她抢先把门关上。屋里暗了许多，王玫觉得许明只是一个黑影，但两只眼睛在闪动。

“现在？”王玫靠着门问。

“现在。”许明有些不好意思，目光从王玫身上跳到窗口。许多细尘刚才被吹了进来，废纸和树叶被纱窗挡住。有一张废纸贴在纱窗上。

“现在？”王玫边走边解着衣扣。她对许明在这个时候喊住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。

“嗯。”许明用鼻子说。他心烦起来，仰着身子躺了下

去。屋里闷热,空气的分量很重,吸一口,就有一团水气被吸进肺部。水在肺部注积,而那里本该是空气滞留的地方。凉席上的汗水浸着他,他体会到了腌肉的感觉。

风更大了,几片瓦被吹掉到地上发出碎裂的声音,油毛毡加快了啪啪啪的频率。昨天下午,许明爬上屋顶用几块砖头压了一张油毛毡。这房子总是漏。现在,许明能想象得出外面的情景,强大的乌云压得很低,更强大的乌云源源不断地从远处向这里推进。在这座城市的边缘,平房处在抵御风雨的最前沿。他真怕狂风将屋顶掀掉。

王玫的身子使屋里有了一片亮色。“那你就快点。”她说。她在许明让给她的地方躺好,摆好姿势,头向窗口偏着。那是一种本能的警觉。在这雷雨就要到来的午后,说不定会有人在窗口出现,或者来敲门。

许明把自己绷得如同一张拉满的弓。他似乎难以将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,耳朵与王玫的眼睛关注的是同一个方向。他抽出手将王玫的头扶正。王玫从眼缝中看着许明。许明像一只眺望岁月的老鳖一样昂着头,满脸是汗,头发耷拉着。一些汗顺着下巴和脖子往下滴,还有一些汗凝在鼻尖成为一个亮点,然后滴落。许明如同拼死命跑到万米终点的运动员。她有些可怜许明,抓过一块毛巾为他擦着。

“是不是有问题了?”王玫轻声问。许明的举动让她心存狐疑。许明总是在最高兴的时候和最不高兴的时候

突然有这种要求。她看不出许明今天有高兴的理由。

“问题？”许明的脑海里迅速切入马洪光的声音，“什么问题？”

王玫想了想，她感到许明的节奏乱了。她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许明闭着眼睛，嘴角发出一丝不以为然的笑：“有什么问题？马洪光答应好的。”他抿紧嘴，让一滴汗从嘴唇上淌过，然后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他闻到了汗酸味，在王玫的皮肤上。他又闻到了头发里的馊味，如同淋湿的衣服被捂了几天没晒。一开始他以为这味道出自王玫的头发，紧接着他闻到自己也是这样。他还闻到了凉席和枕席上的腐沤味。该死的梅雨季节让这间破房子所有的味道都变坏了。许明的情绪向这些异味中飞速坠去。他慌忙凝神屏息。他差一点拽不住自己。

雷声越来越近，风像歹毒的人打着阴险而又尖长的唿哨。许明的眼前出现了农村大雷雨来临前的景象。厚重的乌云以逼人的气势整块地压来，狂风仿佛要将树、竹和庄稼连根拔起席卷而走，不屈的树、竹和庄稼不得不弯下腰。迟归的鸟缩紧翅膀，子弹一般从风云中穿过坠进竹林。即使是最勤劳的农民，现在也低着头沿着田埂往村里走，匆忙的脚步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慌。他们敞开怀，衣服在身后飞舞，酷似永远也飞不起来的鸡鸭。远处的村庄隐入黑暗中，突然消失了似的，闪电却又时不时地让它们以狰狞的面目再现……

许明在这个大雷雨即将到来的午后心情复杂。他的思绪就如同灰尘、树叶和废纸一样，被风驱来遣去。好几次他都想就这样算了，但这样的想法总是稍现即逝，随之而来的是加倍努力。后来他开始抑制不住地喊叫。王玫紧张地望着窗口，纱窗上那一张废纸像一个人惨白的脸。她伸手去捂许明的嘴。许明把王玫的手咬在嘴里，全部的精力集中到一点上。他真真切切地找到了自己的力量。窗外的光线又暗了许多，风更加肆无忌惮，闪电已经在头顶划动，发出吓人的黄光。王玫再次推许明。在一个脆响的雷声里，许明像一条鳗鱼滑了下去。

许明仰面躺着。王玫胡乱将衣服往身上套，娘家人还在等她去搓八圈麻将。

“去吧。”王玫说。

“不去。”许明出口很快，显得很坚决。这样的回答无疑太生硬了，与刚才的情景不相吻合。他放慢速度说：“你去吧，我有事。”谁家屋顶上有一片瓦被吹掉在地上，他听到一阵惊叫，这惊叫很快又被一个炸雷掩盖。他想起大雷雨就要来临，对王玫说：“你快走吧。‘打的’去。”

“你总是看不起他们。”王玫喃喃地说，许明午后的举动让她有了再争取一次的机会。“他们其实是希望你去搓。我爸，我姐夫，我弟，还有你，正好。”她见许明不说话，又说：“以前总是要备课，现在不是放假了吗？”

许明讨厌王玫的做法，她认为和他做了这事就可以讨价还价了。这事和那事没有任何联系，是两回事。他疲惫不堪，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但他的神志是清醒的，一队队尖锐的东西在头脑里奔突，寻找到太阳穴这薄弱的位置，呼拥着要往外冲。今天放暑假了。最近几天，他一直给马洪光打电话，马洪光的家人和办公室的人都说他不在。中午前，他用电话找到了马洪光，马洪光说正在开会。许明听出不像是开会的样儿。“这事你不要急。”马洪光说完就搁下电话。马洪光的语气与以前任何一次的语气都截然不同。许明的天空被乌云占领了，他担心这个中午无法入眠，他喊住王玫。女人能带给他愉悦之后的疲劳。他在这时候需要一次放纵与发泄，如同有人在一些时候需要酒，或者需要鸦片。

“你总是看不起他们，可他们到底是我家人。而且，你老家也没人。”王玫说。沉默已表明了许明的态度。屋里黑暗如夜，风将许多唿哨连在一起，尖叫不断。雷变着花样，忽远忽近，忽高忽低，忽脆忽闷。

“你‘打的’。”许明有气无力地说，“我裤袋里有钱。”

王玫抽了一张十块的。她不可能“打的”。十块钱对她来说不是小数目，但她必须做出依附许明的样子。她刚出门，一阵狂风就将细尘准确地吹进她的眼里和嘴里。她用一种顶风前行的姿势快速奔跑。长而窄的青云巷里空空如也，人都躲进屋里，雷雨的气势让他们恐

惧，但雷雨之后短暂的清凉又让他们神往。风开始变凉，带着一股湿湿的雨气。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地方已经大雨倾盆了。接着，几个硬币大的雨点砸下来，在屋顶上敲出零零星星的响声，落到地上的马上被浮土吸收。雨点在王玫的皮肤上形成疼疼的凉意。她的腹部很快就在奔跑中隐隐作痛。

关启生弓身把三轮机动车开到青云巷口，让车停在一堵墙的后面，墙的上方有一个芦席搭成的凉棚。他解开扎在车把上的毛巾，擦着脸上和手臂上的雨滴和汗水。无意中他看到王玫从巷子深处快步跑来。王玫迎着风走，而风要将她向相反的方向驱赶，这给她的奔跑带来相当大的难度。她一只手捂住腹部，另一只手毫无节奏地划着，身体因为失去平衡而左右晃动，像断了一只翅膀的企鹅。关启生急忙拉着车紧跑几步，然后跨上车猛踩。“哎！”他喊，“哎，王玫！”王玫抬头茫然四顾，然后看到冲过来的三轮车。她想向路边躲避，车已经刹在她面前。她看到关启生黝黑的脸。她没有想到会遇上关启生，她已经很久没见到关启生。她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“去哪儿？”关启生责怪地问，“快下雨了，你去哪儿？”“回家。”王玫喘着气说。关启生在王玫脸上寻找伤痕和泪痕：“这么急回家，吵架啦？”

“不，回去搓麻将。”王玫说。

关启生掉转头：“别跑了！我送你！”

王玫犹豫地看看天，又向四周看看。巷里已有人家开灯。雨点开始密集，在瓦上欢快地跳着。关启生伸手把她往车上推。

“我‘打的’走。”王玫边上车边说。她的屁股被关启生重重一托，身子一斜一转，正好坐进车厢。

关启生又踩马达，马达只是应付地响了几声。他骑上车站立在踏脚上，一左一右地用力踩。王玫觉得他像一头健壮的牲口。

“打的？”关启生嘲讽地说，“你钱多啊？”

王玫笑了笑。

关启生问：“你日子过得不错，有时间搓麻将。”

“哪里，下岗了。”王玫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下——岗——了！”

“你那么大声音干什么？我听得见。”关启生笑着说。马达无法发动，他踩着踏脚骑得很慢。他很珍惜和王玫单独在一起的机会。他问：“你家那个老师不错吧？”

王玫想了一下说：“他快去工商局了。”

“哪个？”关启生没听清。

“他。”王玫说，“就是许明。”

“……那好啊。”关启生说。王玫听出他的声音被雨打湿了似的，沉重而滞涩。

【第二章】

即将到来的大雨分散了大家的精力，乌云出现在西边高楼顶部的时候，潘涛就匆匆忙忙走了，他说他家忘了关窗子。潘涛很快就落到楼底。董青给老婆打电话，让她去接儿子，后来他阴沉着脸，骂骂咧咧出了门。他和老婆总说不到一起。

陈竹隔着玻璃看着满天混乱的乌云，把乌云想象成奔马、游龙、怒狮、猛虎，想象成古战场上铁盔铁甲的士兵。

“云向南，大雨漂起船。”朱慧根说，然后像请示一样问陈竹：“陈老师，打开窗子透透气吧。”

“老朱，你总是不改，我怎么好做你的老师？”陈竹说。

朱慧根说：“先入山门为师。”

“打开吧。”陈竹说。

窗子刚打开一条缝，强劲的风挤进来，把办公桌上吹乱了。陈竹如同捉一批蝴蝶一样压着、抓着纷飞的纸，纸还是被吹到地上，一层灰尘立即在桌面散开。朱慧根用力拉回窗子，插上插销后惊魂不定地说：“我怕空调吹多了不好。”他抢着捡拾地上的纸。

陈竹笑着抹桌子，朱慧根做了错事，用不着批评就自责得很彻底和痛苦，使人不忍心再说他。陈竹想朱慧根其实用不着这样。

朱慧根望着越来越恐怖的天，忧心忡忡。他那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家有二百斤面粉晒在外面。他想到屋后的菜地要被淹了，说：“这怎么办呢，这怎么办呢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陈竹问。

“没怎么。”朱慧根笑笑说。他感到陈竹在嘲笑他。他家在郊县。他先在小学工作，因为写了一些文章被调到县教育局。今年城区扩大，郊县的一部分被划进城区，他家也在这一部分里面。市教育局需要懂农村教育的人，就把他借过来用。他的人事关系还在县教育局。

朱慧根把耷拉下来的头发捋上去。四十多岁的人，头发从中间开缝，陈竹到基层去能在县城和镇上看到这样的发型。梳这样发型的人在当地都比较神气。潘涛背后说朱慧根是假武工队的。

陈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朱慧根敏感地问。

“我没笑什么。”

朱慧根肯定陈竹笑了，陈竹的嘴角向上翘，这是一种比较富贵的笑。

朱慧根不和陈竹争，一个长期在乡镇和县城工作的人，初到市里工作总会有许多好笑的地方。他在县局也笑人家，现在轮到他被人笑。

外面乌黑，巨大的落地雷惊心动魄，哗哗的雨声灌满了耳朵。陈竹想到刘艳秋一定会把头埋在枕头下，屁

股擦着像一只鸵鸟。对一个没有空调的家庭来说，夏天最大的愿望莫过于下一场透雨。大雨过后是凉爽，在凉爽的夜晚，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妻会有许多事要做。陈竹的躯体开始像风衣一样飘荡。在心情好的时候，他常会产生体恤弱者的情愫。现在他觉得朱慧根有些可怜。朱慧根缩在藤椅里念念有词，像一只病鸡哼哼唧唧。

这时候办公室门开了，办公室主任莫荣林和副主任沈如水走进来，他们的表情正常。他们看看朱慧根又看看陈竹。莫荣林很随便地对陈竹说：“陈竹，你到杨局长那儿去一下。”

陈竹敲开斜对面杨慧敏局长的办公室，杨慧敏坐在台灯的光圈中，显得温和慈祥。许多人都说杨慧敏是爱才的人，陈竹身有体会。陈竹就是杨慧敏想办法从中学调到局里的，当然，局机关严重超编，陈竹的关系被放在走读中专。

杨慧敏让陈竹坐在沙发上，她也坐了过去。一老一少坐成促膝谈心的格局。这样的谈话氛围使杨慧敏把要宣布的决定又想了一遍。接待室的缪士达前天早上参加锻炼，被一辆卡车撞死了。没人愿意去接待室，局里就返聘退休的缪士达。现在要派一个人去接缪士达的工作。接待室归办公室管，派谁去只要莫荣林和沈如水随便安排一下就行了，但他们说，还是局长来讲吧。

“缪士达老缪死了。”杨慧敏说。

“嗯。”陈竹附和着。他对杨慧敏找他的目的有了一